

印光大师曰

『一书者，净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，邪见无由殄也。』

弘化叢書

淨土十要

第四冊

印光大师曰

『一书者，净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，邪见无由殄也。』

弘化叢書

淨土十要

第四冊

净土十要第四册

灵峰藕益大师选定净土十要第十

评点西方合论序	465
西方合论原序	466
西方合论	476
附、纪梦	590
附、袁中郎传	594
附、彻悟禅师语录	595
重刻彻悟禅师语录序	595
原 序	597
自 序	598
念佛伽陀序	599
彻悟禅师语录卷上	601
彻悟禅师语录卷下	639
附、念佛伽陀	657
附、彻悟禅师行略	668

灵峰藕益大师选定净土十要第十

述曰，世有两般人，于净土法门，必不能入。禅者执悟门，矜自力，视念佛不啻依草附木，摇尾乞怜。儒者咀名理，艳清言。视念佛不啻臭腐残馐，食唾欲呕。此两者，一如长胎深睡，而不见眵毛。一如觅龙肝凤髓，而厌弃本分茶汤也。何从接而入哉。倘冀其入，须向此人眼底盘踞踞蹲，扬声大呼，使其睽眵失据。或俟枵腹垂涎时，进以簞食豆羹，使其饒饒厌足。然非寻常禅者儒者及念佛者可能也。禅能灭却正法眼藏，灼见永明楚石用处。儒能裂断文字缚，彻悟君子之道，果造端乎夫妇之知能。然后从而发挥净土，庶可死两般人偷心耳。袁宏道身为横扫千军之儒英，又为跳踉井幹之禅擘。乃能百尺竿头，得一退步。合西方言教而论断之。使上两般人不能不屈骄折傲，俯从而窥。才一俯窥，心胆俱寒，肺腑尽夺。匪仗阿弥神力，未易有此也。嗟乎。坛经之警策既杳，世徒闻破斥安养之谈。龙溪之宗说双亡，世徒有寻僧说禅之号。西方丰蔀，日斗俱蔽矣。合论出于净宗弊极之年。闡教救时，于今为烈。灵峰收为一要，卷当第十，志殿也。

评点西方合论序

唯大彻大悟人，始可与谈念佛三昧。否则百姓之与知与能，犹远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也。达摩西来，事出非常。有大利，必有大害。呜呼，先辈幸得大利，今徒有大害而已。谁能以悟道为先锋，以念佛为后劲，稳趋无上觉路者耶。袁中郎少年颖悟，坐断一时禅宿舌头。不知者，以为慧业文人也。后复深入法界，归心乐国，述为西方合论十卷。字字从真实悟门流出，故绝无一字蹈袭，又无一字杜撰。虽台宗堂奥，尚未诣极。而透彻禅机，融贯方山清凉教理，无余矣。或疑佛祖宗教，名衲老宿，未易遍通。何少年科第，五欲未除，乃克臻此。不知多生熏习，非偶然也。传闻三袁是宋三苏后身。噫。中郎果是东坡，佛法乃大进矣。予每谓明朝功业士，远不及汉唐宋。理学则大过之。阳明一人，直续孔颜心脉。佛门居士，唐梁肃，宋陈瓘，明袁宏道。盖未可轩轾也。忠肃初年，偶疑金刚为泥人揩背语，遂为禅者所笑。试读彼三千有门颂，可复笑乎。中郎少年，风流洒落，亦为缁素所忽。试读彼西

方合论，可复忽乎。呜呼。今人不具看书眼，何怪乎以耳为目也哉。特即吴门所刻标注，并为评点以表彰之。重谋付梓，用广流通。普使法界有情，从此谛念佛法门，至圆至顿。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，不复有泣歧之叹也。辛卯夏四月，北天目蕺益沙门智旭拜述。

曾有缙素共阅此序，一人大拂。一人把玩不置。数人倾服。余谓数人曰，大彻悟人，与与知与能之百姓，相去几何。皆拟议。余又问，设使未悟，以何为先锋。复拟议。余为指大拂者曰，此公若解，倾服定不类公等。又为指把玩者曰，此公得其毛，公等不属于毛。时数公互相顾笑，而拂玩两公默然。然则具择法眼，诚难乎哉。附记于此。（弟子成时）

西方合论原序

（此序亦灵峰大师评点）

香光子避嚣山刹，修习净业。有一禅人，阔视高步，过舍而谈。见案上有石头居士新撰净土合论，阅未终篇，抗声言曰，若论此之法门，原用接引中下之根。何者。中下根人智慧轻微，业力深重。以忆佛念佛，获生净土。如顽石附舟，可以到岸。诚

宜念佛。至于吾辈洞了本源，此心即是佛，更于何处觅佛。此心即是土，更于何处见土。于实际理中，觅生佛去来生死三世之相，无一毛头可得。才说成佛，已是剩语。何得更有分净分秽，舍此生彼之事。若于此处悟得，是自在闲人。即淫怒痴，皆是阿弥平等道场，如如不动。何乃舍却己佛，拜彼金铜。且谓悟与未悟，皆宜修习。无事生事，吾所不晓。香光子闻而太息曰，若汝所言，止图口角圆滑，不知一举足将坠于火坑也。生死无常，转盼即至。如何熟记宗门现成相似之语，以为究竟。都云我已成佛，不必念佛。若约理而言，世间一蚤一虱，皆具有如来清净觉体，无二无别。乃至诸佛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，本体未尝增得一分。众生堕三途，趋生死海，本体未尝减却一分。如如之体，常自不动。生死涅槃，等是妄见。亦无如来，亦无众生。于此证入，亦无能证之人，亦无所证之法。泯绝心量，超越情有。大地无寸土，佛之一字向何处安著。至于进修法门，于无修证中修证，于无等级中等级。千差万别。虽位至等觉，尚不知如来举足下足之处。从上祖师所以呵佛斥教，一切皆遮者。止因人心执滞教相，随语生解。不悟言外之本体，漫执语中之方便。一向说心说性，说空说幻，说顿说

渐，说因说果。千经万论，无不通晓。及问渠本命元辰，便将经论现成语言抵对。除却现成语言，依旧茫然无措。所谓数他家宝，已无分文。其或有真实修行之人，不见佛性，辛苦行持，如盲无导。止获人天之果，不生如来之家。于是诸祖知其流弊，遂用毒手，铲其语言，塞其解路，拶其情识。令其苦参密究，逆生灭流。生灭情尽，取舍念空。始识得亲生父母，历劫宝藏。却来看经看教，一一如道家中事。然后如说进修，以佛知见，净治余习。拜空华之如来。修水月之梵行。登阳焰之阶级。度谷响之众生。不取寂证，是谓佛种（悟后正好看经，正好修行。可见悟道是初步，看经修行是悟后工夫。不同流俗，以看经修行爲浅近，悟道爲深远，成颠倒见）。正如果日当空，行大王路。不同长夜趋走，攀荆堕棘。岂谓一悟之后，即同极果。如供奉问岑大虫，果上涅槃，天下善知识证否。岑曰，未证。奉曰，何以未证。岑曰，功未齐于诸圣。奉曰，若尔，何得名为善知识。岑曰，明见佛性，亦得名为善知识也。弘辨禅师曰，顿明自性，与佛同俦。然有无始染习，故假对治，令顺性起用。如人吃饭，不一口便饱。汾山曰，初心从缘顿悟自理。犹有无始旷劫习气，未能顿净。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修也。不可别有法，教渠修行趣向（看经修行，

皆所以净除习气，皆非别法)。若论诸祖师为人之处，壁立万仞。大火聚中，触之即烂。刀枪林里，动著便创。未曾开口，已隔千里万里。至机缘之外，平实商量，未尝尽绝阶级，尽遮修行。传灯录中，分明详悉。大慧中峰言教，尤为紧切，血诚劝勉。惟恐空解著人，堕落魔事。何曾言一悟之后，不假修行，顿同两足之尊，尽满涅槃之果。后世不识教意，不达祖机。乃取喝佛骂祖，破胆险句，以为行持。昔之人为经论所障，犹是杂食米麦，不能运化。后之人饱记禅宗语句，排因拨果，越分过头。是日取大黄豆以为茶饭也。自误误人，弊岂有极。是以才入此门，便轻十方如来。莫不自云无佛可成，无行可修。见人念佛，则曰自性是佛。见人修净土，则曰即心是净。言参禅，则尊之九天之上。言念佛，则蹂之九地之下。全不思参禅念佛，总之为了生死。同是出苦海之桥梁，越界有之宝筏。事同一家，何胜何劣。参门之中，所悟亦有浅深。念佛之众，所修亦有高下。如何执定参者即是上根，念者便为中下。自达摩西来立此宗门，已云二百年后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今传灯录中，如麻似粟，同云入悟，其实迥别。至如般若缘深，灵根夙植。迦陵破卵，香象截流。或见根宗于片言，或显

威用于一喝。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。或有怀出世之心，具丈夫之志。舍彼尘情，究此大事。不怙小解，惟求实知。卧薪尝胆，饮冰吞檠。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后，或遇明师，痛与针扎。偷心死尽，心华始开。此后又须潜行密修，销融余习。法见尚舍，何况非法。若赵州除粥饭是杂用心。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。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。兢兢业业，如护头目。直至烟销灰灭，自然一念不生，业不能系。生死之际，随意自在。诘其所证，恐亦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。何以明之。龙树菩萨，宗门之鼻祖也。得大智慧，具大辩才，住持佛法。故世尊数百年前，于楞伽会上，遥为授记。然亦不过曰，证初欢喜地，往生安乐国而已。而观经中上品上生，生于彼间，一刹那顷，亦证初地。今宗门诸大祖师，纵使见离盖缠，语出窠臼，岂能即过龙树。龙树已悟无生无相之义，已具不堕阶级之见。而生于安养，与上品上生所证之果正等。则禅门诸人所证，岂能独过。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义，还同禅门之悟。深信因果，还同禅门之修。止是念佛往生别耳。然吾以为禅门悟修之士，既不能取无余涅槃，同于如来。又不肯取有余涅槃，同于二乘。必入普贤行愿之海。若不舍一身受一身，济度众生。则当从一刹至一刹，供养诸佛。既见诸

佛，还同往生。究竟与上品上生，止在雁行伯仲之间。何以高视祖师，轻言净侣。其或悟门已入，休歇太早。智不入微，道难胜习。一念不尽，即是生死之根。业风所牵，复入胞胎。如五祖戒复为东坡，青草堂再作鲁公。隔阴之后，随缘流转。道有消而无长，业有加而无减。纵般若缘深，不落三途。而出房入房，亦太辛苦。还视中下往生之众，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。况后世宗风日衰，人之根器亦日以劣。发心既多不真，功夫又不纯一。偶于佛祖机锋知识语言，或悟得本来成佛处，当下即是处，意识行不到语言说不及处，一切不可得，即不可得亦不可得处。将古人语句和会，无不相似。既得此相似之解，即云驰求已歇，我是无事道人。识得烦恼如幻，则恣情以肆烦恼。识得修行本空，辄任意以坏修行。谓檀本空也，反舍檀而取悭。谓忍本空也，反听随而真忍。言戒，则曰本无持犯，何必重持轻犯。言禅，则曰本无定乱，何必舍乱取定。听情顺意，踏有谈空。既云法尚应舍，何为复取非法。既云真亦不求，胡为舍之求妄。既云修观习定，皆属有为之迹。何独贪名求利，偏合无为之道。爱憎毁誉之火，才触之而即高。生老病死之风，微吹之而已动。争人争我，说是说非。甚至以火性为气魄，以我慢为承当。

以譎詐为机用，以誑语为方便。以放恣为游戏，以
 秽言为解粘。赞叹破律无行之人，侮弄绳趋尺步之
 士。偏显理路，故穷玄极妙，莫之踪迹。尽铲行门，
 故纵意任心，无复规矩。口言往生是小乘法，令人
 修习，己乃宴然。或至经年不拜一佛，经年不礼一忏，
 经年不转一经。反看世间不必有之书，行道人不宜
 行之事。使后生小子，专逞聪明，惟寻见解。才有
 所知，即为一超直入，更复何事。轻狂傲慢，贡高
 恣睢。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。父既报仇，子遂行劫。
 写乌成马，展转差谬。不念世间情欲无涯，堤之尚溢。
 如何日以圆滑之语，大破因果之门。决其防藩，导
 以必流。自误误人，安免沦坠。若不为魔所摄，定
 当永陷三途。刀山剑树，报其前因。披毛戴角，酬
 还宿债。莫云我是悟达之人，业不能系。夫谓业不
 能系，非谓有而不有，正以无而自无。生既随境即
 动，死安得不随业受生。眼前一念瞋相，即是怪蟒
 之形。眼前一念贪相，即是饿鬼之种。无形之因念
 甚小，有形之果报甚大。一念之微，识田持之，历
 千万劫，终不遗失。如一比丘，以智慧故，身有光明。
 以妄语故，口流蛆虫。一言之微，得此恶果。虽有
 智慧，终不能消。况今无明烦恼，炽然不断。欲以
 相似见解，消其恶业，冀出三途，无有是处。向使

此等，不得少以为足，常如说以修行。终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，岂可复同中下念佛求生。了达生本无生，不妨炽然求生。即心是土，莲邦不属心外。不释礼拜。不舍念诵。智力行力，双轂并进。方当踞上品之莲台，坐空中之宝阁。朝饭香积，夕游满月。回视胎生之品，彳亍宝地。不闻法语，不见法身。象马难群，鸡凤非类。何况人天小果，瓮中蚊虻者哉。而乃空腹高心，著空破有。卒以偏执之妄解，撻非常之果报。不与阿弥作子，却为阎罗之囚。不与净众为朋，却与阿旁为伍。弃宝林而行剑树，舍梵音而听叫号。究其所受，尚不能与世间无知无见之人行少善事，作少功德，生于人天者等。毫发有差，天地悬隔。可不哀欤。然则宗门中人，上之未必能超于上品上生，而下之已堕三途。故知此道险难，未易行游。成则为佛，败则为魔。王虜分于弹指，卿烹别于丝毫。苦乐之分，宜早择矣。况今代悟门一脉，不绝如线。禅门之中，寂寥无人。止有二三在家居士，路途端直，可以流通此法。然既为居士，不同沙门释子犹有戒律缚身。方真身大火之中，浸心烦恼之海。虽于营干世事内，依稀得一入门。而道力甚浅，业力甚深。即极粗莫如淫杀之业，犹不能折身不行，何况其细。生死之间，安能脱然。徒

见豪奢如于頔，奸恶如吕惠卿夏竦，躁进如张天觉，风流艳冶如白乐天苏子瞻等。皆列于传灯，便谓一切无碍。不知从上诸人，虽具正见，若谓其从此不受分段，业不能系，吾未敢许。方当长夜受报，未有了期。故知念佛一门，于居士尤为吃紧。业力虽重，仰借佛力，免于沉沦。如负债人藏于王宫，不得抵偿。既生佛土，生平所悟所解，皆不唐捐。生死催人，出息难保。早寻归路，免致忙乱。纵使志在参禅，不妨兼以念佛。世间作官作家，犹云不碍。况早晚礼拜念诵乎。且借念佛之警切，可以提醒参禅之心。借参门之洞彻，可以坚固净土之信。适两相资，最为稳实。如此不信，真同下愚。石头居士，少志参禅，根性猛利。十年之内，洞有所入。机锋迅利，语言圆转。寻常与人论及此事，下笔千言。不踏祖师语句，直从胸臆流出。活虎生龙，无一死语。遂亦自谓了悟，无所事事。虽世情减少，不入尘劳。然嘲风弄月，登山玩水。流连文酒之场，沉酣骚雅之业。懒慢疏狂，未免纵意。如前之病，未能全脱。所幸生死心切，不长陷溺。痛念见境生心，触途成滞。浮解实情，未能相胜。悟不修行，必堕魔境。佛魔之分，只在顷刻。始约其偏空之见，涉入普贤之海。又思行门端的，莫如念佛。而权引中下之疑，未之尽破。

及后博观经论，始知此门原摄一乘。悟与未悟，皆宜修习。于是采金口之所宣扬，菩萨之所阐明，诸大善知识之所发挥，附以己意。千波竞起，万派横流。诂其汇归，皆同一源。其论以不思議第一义为宗。以悟为导。以十二时中，持佛名号，一心不乱，念念相续为行持。以六度万行为助因。以深信因果为入门。此论甫成，而同参发心持戒念佛者，遂得五人。共欲流通，以解宗教之惑。香光识劣根微，久为空见所醉。纵情肆志，有若狂象。去年沉湎之夜，亲游鬲子地狱，烈火洞然。见所熟谈空破戒亡僧，形容尫羸，跛足而过。哭声震地，殆不忍闻。及寤，身毛为竖。遂亦发心，归依净土。后读此论，宿疑冰释。所以今日，不惮苦口。病夫知医，浪子怜客。汝宜尽铲旧日知见，虚心诵习，自当有入。生死事大，莫久迟疑。于是禅人悲泪交集。自云，若不遇子，几以空见赚过一生。子生我矣。恳求案集，作礼而去。时万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三日也。袁宗道伯修甫书于白苏斋。

西方合论

明荷叶庵石头道人袁宏道撰述

明双径沙门如奇标旨

清蕰益沙门智旭评点

夫滞相迷心，有为过出。著空破有，莽荡祸生。达摩为救执相之者，说罪福之皆虚。永明为破狂慧之徒，言万善之总是。灭火者水，水过即有沉溺之灾。生物者日，日盛翻为枯焦之本。如来教法，亦复如是。五叶以来，单传斯盛。迨于今日，狂滥遂极。谬引唯心，同无为之外道。执言皆是，趋五欲之魔城。不思阿难未得尽通，头陀摈斥。磨达微牵结使，尊者呵讥。蝉翅薄习，宝所斯遥。丘山丛垢，净乐何从。至若楞伽传自达摩，悟修并重。清规创始百丈，乘戒兼行。未闻一乘纲宗，呵叱净戒，五灯嫡子，贪恋世缘。昔有道士夜行，为鬼所著，宛转冢间。有田父见之，扶掖入舍，汤沃乃醒。道士临别，谓田父曰，羁客无以赠主人。有辟鬼符二张，愿以为谢。闻者笑之。今之学者，贪瞋邪见，炽然如火。而欲为人

解缚，何其惑也。余十年学道，堕此狂病。后因触机，薄有省发。遂简尘劳，归心净土。礼诵之暇，取龙树天台长者永明等论，细心披读，忽尔疑豁。既深信净土，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。如贫儿得伏藏中金，喜不自释。会愚庵和尚，与平倩居士，谋余裒集西方诸论。余乃述古德要语，附以己见，勒成一书，命曰西方合论。始于己亥十月二十三日，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。既寡检阅，多所脱漏。唯欲方便初心，尚期就正有道。略稽往哲，分叙十门。第一刹土门，第二缘起门，第三部类门，第四教相门，第五理谛门，第六称性门，第七往生门，第八见网门，第九修持门，第十释异门。

第一刹土门

夫一真法界，身土交参。十佛刹海，净秽无别。只因众生行业有殊，诸佛化现亦异。或权或实，或偏或圆，或暂或常，或渐或顿。一月千江，波波具涵净月。万灯一室，光光各显全灯。理即一谛，相有千差。若非广引灵文，众生何所取则。爰约诸教，略叙十门。

一毗卢遮那净土，二唯心净土，三恒真净土，四变现净土，五寄报净土，六分身净土，七